

树基沟小学坐落在沟里南山坡上，居高临下，目力所及，依次是居民房、托儿所、镇政府、火车站、医院、菜地、河套，过河套是北山。老铁家即住在学校下面的居民房里，应该算作小镇的上片，是我们上下学的必经之地。

我经常去老铁家玩，尤其是周三周六，因为下午没课，中午放学时就随他去家里打一站，看他收藏的小人书，或他画的画。对，老铁爱画画，这一点和我一样，用他大哥的话说：我们拥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。

可我们终没有坚持下去。上初中以后，我基本是不画画只练毛笔字了，老铁则几乎是什么也不练了，毕竟这只是一个爱好，与升学无关。若干年后，老铁总结道：做什么事情没长性，浮精。这当然是他的自嘲。

其实，老铁是一个学习比较好的学生，虽然也偏爱文科，但却不像我那么严重。

我们矿山小镇的居民，除了大多数是工人户和农民户外，还有一部分是地质勘探101队的职工、家属，老铁属于后者。所以初三时，当我们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准备复读一年再考矿山技校时，老铁因为是101队子弟，不在此列，所以他只有到矿上念高中奔大学这一条路。这时，他的家也搬到了矿上：一个比树基沟更大的矿，全称中国有色金属抚顺红透山铜矿，是建国以来最著名的矿山之一。

一年后，我到矿上念技校，老铁听说他们101勘探队所属的冶金系统也准备办技校了，就放弃了高中学习，只等技校招生。学习好，信心足，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。

1990年代，在工厂里做工程师的我爸爸喜欢画画，和古法山水点景的亭台楼阁不同，我爸的山水画里的点景之物是高压线塔或拖拉机。儿时的我没觉得这有什么问题，因为他画的都是带我们春游路上看到的山山水水。可上了美院之后，我发现几乎没有一副山水画上有电线塔，即便我们自己，在进行风景写生时，也会心照不宣地无视山间的高压线塔和农田里的联合收割机，拍好的风光照在发朋友圈之前，也会想当地P掉树梢上空的几根电线，就像删掉乱入的路人甲。

如同今天人们对高压线塔及联合收割机的态度一样，早年的荷兰风车也经历过这样的歧视。尤其是神职人员对这些具有险恶的异己性质的东西很过敏，布道的时候会情不自禁地抨击风车，村民们也会烧掉这种早期工业化的产物。对风车价值和作用的重新评价，要归功于荷兰全盛时期大画家们

冶金技校招生的消息迟迟不来，老铁就向父亲借了钱，去矿上冷冻库批发冰棍卖。那几日，他时常骑着一辆28型自行车走街串巷，东一嗓子，西一嗓子，等人家推门出来买时，他却没了踪影，最后半箱冰棍化成水滴。

不好意思啊，跟下岗女工争食，老铁说。

那时我住在职工宿舍，晚上没事，老铁就会找我来玩。我们虽然早已不画画了，但还是喜欢看书，尤其是一些文学类的书刊，甚至也偷偷地动笔，写些诗歌、散文、小说，进行所谓的创作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似乎就剩下喝酒了。

记得有一天，本来我已经吃过晚饭，一个人在宿舍发呆。老铁来了，说今天是你的生日，走，请你喝点酒。我说算了，不老不小的过什么生日啊！咱们骑车子出去玩吧。

我们点了四个菜，两束白酒——不知为什么，那时管装白酒的搪瓷壶叫束，也许因其细高的缘故吧。每束装二两酒。酒菜上来，我俩也不说什么生日快乐，更没有蜡烛，哥俩好，就喝呗。这一喝不要紧，最后是每人四束下肚，时间已到夜半。老板娘见我们喝高，还没有走的意思，先说打烊，再说路远，最后干脆叫来几个小子，出来进去的，不时用眼睛睨着我们。

老铁说算账，不过身上只有20块钱。

几个小子看看桌上的杯盘，居然没吱声。

老板娘赶紧说，钱不给都行，只是时间太晚了，担心你俩怎么骑车回去。

车，我俩肯定是骑不了了，只能推着走。可是，离开饭店没

的作品，画家们对这些为荷兰带来生机的机械进行了充满感情的审美投射，风车被放置在画面的C位，它们在风暴中安详坚忍，它们在黄昏的金色光线下熠熠生辉，直到后来，风车形象成为荷兰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标的物。

阿兰·德波顿的《工作的迷思》里，写到一位在苏格兰乡间安装高压电线塔的工人伊恩，他是“高压输电线塔鉴赏协会”的会员。这个团体非常小众，财力匮乏，他们都不太好意思说出自己的爱好，因为它不像热爱田园风光那么顺理成章，甚至不像个正当的爱好，就像《花束般的恋爱》里的男主音麦，邀请喜欢的女孩八谷娟去看硫化罐，这种与众不同的癖好特别小众，简直像一个怪癖。

作为厂矿子弟的我对这种着迷于工业之美的情感很是理解，小时候每次跟父母去车间，就像进入了一个神秘的异度空间，齿轮飞旋、火花飞溅，机

## 月光城 散文

程远

## 老铁



多远，我就连摔几个跟头——不仅车把扭歪了，链子也掉了，老铁只好把他的车给我推着（他个子比我高，也比我清醒），他扛着我的车走。最后实在走不动了，我俩索性就坐在路边，而这，离矿山还有七八里路呢！此时已是夜里一两点钟了，除了村里狗叫，万籁俱寂。

许久，远处传来汽车的马达声。老铁从怀里掏出一把菜刀（去饭店后院撒尿时顺的）站在路中间，挥手。车停了。这是一辆从抚顺拉啤酒开往梅河口的大货车，正顺路。司机说行，去推自行车吧。我俩高兴，谁知刚一转身，司机猛踩油门，汽车呼啸而去，但没走多远，就听几声脆响——原来大货车甩下两箱啤酒。也许司机没发觉或是发觉了也不想停下。我和老铁却高兴起来，酒，似乎也醒了一半。我们拣起没有摔坏的啤酒（瓶）用牙咬开，然后一人坐一个箱套，边喝边骂货车司机：傻货！

这是我与老铁喝酒最猛烈的一次，当然也付出了一定代价，比如我的一个手指甲刮掉了，他的裤子划破了。

大约1987年前后，老铁去抚顺上了冶金技校，然后参加工作，我们虽不能经常相见，但还保持着通信往来。当我今天要写这篇文字的时候，我翻出老铁曾经写给我的信，一共七封。第一封写于1990年4月14日，最后一封是93年8月3日，但肯定有遗失的而不止这些。其内容也是包罗万象，工作，爱情，文学，艺术，

前途，命运，即便后来都有了手机电话，也是无法替代那种笔与纸的真挚交流。

1992年我结婚，和妻子租住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黄泥小屋。妻子在一家集体企业当工人，干计件，经常加班，我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公司职员，收入自是不多。我们每日为柴米油盐人情礼往所累，还要偿还结婚欠下的债务，所谓的理想早已烟消云散。那段时间，一定是我人生中最灰暗最苦闷的日子，所以才有了离家出走的想法，尽管只是一闪，惹得朋友牵念。

老铁来信要求我去抚顺一趟，让我给他带些书。我知道这是借口，去，就是聊天喝酒呗。

那时，市场上流行一种叫作小红梅的2两装白酒，度数不高，辣而不呛。在老铁家附近的一个小饭馆，老铁喝了4个，我喝了6个。然后我们来到浑河岸边，那里有一片金黄的向日葵，开得正烈。一位头戴凉帽的画家坐在地上写生。借着酒劲，老铁也要画一幅。画家无奈，只好换上一张纸。刷刷刷，老铁将艳丽的黄色堆积到画纸中央，将绿色环衬周围，将蓝色渲染天空，将赭色涂满大地，最后，将灰色画成两个长长的身影，沿着浑河逆流而行……

画家说，小伙子练过啊！敢情。

老铁让我也添上几笔，算是合作。他说：说不定这幅画被谁收藏呢！到时候，咱哥俩可就发大财了。这当然是笑话。不过我还是在画纸一角写下了凡·高的一句话：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团火，路过的人只看见烟。



## 月光城 随笔

肖遥

## 风景画里的拖拉机

器轰鸣起来，就像神秘的怪兽呼啸而来……在等候父母下班的无聊时光里，车间门口成了我的游乐场，钢筋下弦杆是我的游戏器械，废弃的零件池是我的百宝箱。随着工业时代的过去，这些车间、厂房、包括和车间门口的植物梧桐树和四季青，在记忆之水里荡漾，都变成了摇曳的镜花水月，成了一种可望而再不可及的追忆和牵挂。它们偶尔在电影里出现，比如《青红》《钢的琴》里的镜头，给老厂区赋予了一种忧伤寥落之美。在一个工厂长大的孩子心中，还有什么能比混凝土花池、红砖墙面、水塔、烟囱以及炼胶炉、硫化罐等更令人心潮澎湃呢？就像伊恩对高压线塔的感情，他能从不同形状的线塔中看出谦逊与傲慢，正直和奸诈。我面对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零件，也像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熟人，识别出可爱或讨厌，分辨出独特

或平庸。

爱默生认为，对于怀着思古幽情的诗人，和那些兴致盎然的留意到铁路、仓库、运河和工厂的诗人，他更加欣赏后者。因为，前者看到由村庄变化而来的工厂和铁路，便以为它们破坏了美丽的风景，那是因为工厂和铁路尚未在他们读到的书中被神化，真正的诗人却没有分别心，他们认识到这些景致均是自然伟大造化的一部分：高压线塔、硫化罐以及联合收割机的壮美，与蜂巢或蜘蛛结出的几何网状的精巧之美相比毫不逊色，现代建筑师为了达到了环保减碳的效果，设计的变色变温屋顶，相比较下雨天自动闭合的松果和追着太阳转头的向日葵，同样的精美绝伦。用爱默生的话说“大自然很快便将它们纳入她自己充满生机的范围中，她爱飞驰而去的火车，并将其视为己出。”